

由胡桃说起

——实践和哲学的党派性

艾思奇

假如这里有一个胡桃，试问我们的直观（或感性的认识）所能觉到的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的眼睛看见它是黄褐色，圆球形，表面凸凹不平，再可以用手去触一触：是硬的，或者用鼻子嗅一嗅：没一点气味。还有什么呢？怕不再有什么了。我们直接所能感到的是这样贫乏！但我们有理性的认识，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。

……

还是回到胡桃来说罢，因为一定有人早就要想这样说了：“你为什么这样痴！一个胡桃内部有没有肉都没有办法知道吗？把它的壳打坏，剥开，不是就可以看见了么？”不错，这是谁都懂得的很简单的方法。天下间万没有这样的蠢人，只顾痴想胡桃里有没有肉的问题，而不打开来看。但我们要知道，世界上的事情复杂得很，不一定都和破胡桃这样简单明了，对于某些事物，人们常常不知道动手将内容剥出来可以做证明，只管老是在公式和理论上呆想，结果没有把握，只好说事物的内部无法知道。

一切物质的本身可以像剥胡桃一样地随便剥出来么？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容易，但根本的情形倒没有什么不同，无论什么事物，我们要使它潜伏的内容显露出来，使我们可以看见它的真相，就只有设法打破它的现状，努力去改变它。这就是以前我们常常说的“实践”。

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常常把实践称做“变革的实践”或“批判的实践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只有在实践中可以得到最高的真理。为什么呢？上面胡桃的例子就可以做一个说明。当我们未剥胡桃以前，我们所推想的胡桃内部有肉的事，仅只是主观上的理性的认识，不一定能与客观的事实一致。但是，剥胡桃的实践一开始以后，它内部的肉就给我们直接看见了，理性的认识又回复感性的认识

了。抽象的理论变成直观中的事实了。物自体就给我们暴露出来了。于是我们主观中的想象与客观的东西统一起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物质本身真正的性质，看见了现实的真理。

实践是最重要的。实践这样能使我们认识现实的真理。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得最重要。但这自然并不是说可以不要理论。理论虽然有主观的色彩，但如果没有它，我们就不知道怎样去实践。如果我们看见胡桃而不会想象到它里面有肉，那我们也就不想去打破它来看。这一种指导的能动的作用，是不可轻视的。

但最后的真理，始终不能不由实践来检证。在实践中，我们一方面是依着理论去改变事物，是我们的主观和客观的事物在对立，在斗争，一方面就在这斗争中可以矫正主观中的错误，使它和客观的事物一致。这样，实践是主观和客观的“对立的统一”，只有它能使理论更接近客观的真理，我们要把实践看得比理论更重要，更高级，就是为着这原因。

因为实践对于认识事物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把它的意义弄清楚一点。前面说“实践就是去改变事物”，这是最要注意的。不改变事物，就不能算做实践。单只看一看，摸一摸，或者再凭自己的心思想一想，这是没有实践的。旅行的人，对于他所到的地方表面上看一通，这样所得到的，只是“印象”，只是“感想”，决不会能够完全明了那地方的真正的现象的。“一·二八”的战役，国联的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调查，那时日本军队还占据着战区，到处悬挂着日本的国旗。等他们来时，日军连忙换成中国旗子，使李顿一行人见了，也并不知道日军在中国是多么横暴。只着表面，而不亲身做变革中的一分子，就是常常会这样受骗的。所以，要认识一件事物的真理，只有在改变的行为中去认识，只有实践。☞

（节选自《大众哲学》）



艾思奇（1910—1966），原名李生萱，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杰出的人民教育家、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、党在理论战线的忠诚战士。云南腾冲人，1933年走上革命道路，1934年发表《大众哲学》，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担任抗大主任教员，中央文委秘书长，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，《解放日报》副刊部主任、副总编辑等职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、副校长，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，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。